佛說寂志果經

東晉西域沙門竺曇無蘭譯

潤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耆域柰園
與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俱時王阿闍
世七月十五日過新歲臘與群臣百
官俱眷屬圍繞上寂安觀謂群臣言
諸卿當知如是我修非時愁悒不敀
錐得此歲憒憹不次當何方便除其
怵惕有臣白王當以五樂消散憂慮
有臣當作名倡巧妙異妓鼓樂絃歌
可以療憂有臣白王宜以四種爲馬
車步勇猛兵士消除悒憒有臣白王
不蘭迦葉莫軻離惟瞿樓阿夷耑其
耶今離迦旃先比盧持屖揵子等是
諸師者各與五百之衆在此大城可
嚴大駕造與相見談聽歡娛可離所
患時有童子醫王名曰耆域晉言固
活持扇侍王王顧謂言卿何故默獨
無所陳耆域白王欲蠲灼惕忘憂除
患今佛世尊與弟子衆俱在柰園可
到佛所稽首致敬諮啓疑惑乃得開
解時王阿闍世便即欲見天中之天

荅耆域言善哉大佳當俱往覲耆域
受教嚴五百爲五百乘女嚴訖白辦
宜知是時王乘駕爲名曰仁調與五
百侍從俱導衛前後出王舍城然大
炬火時王恐懅住止不前謂耆域言
佛與幾比丘俱在柰園荅曰有千二
百五十王曰卿得無詐令吾出國道
相危乎每至異道諸惑志所其衆五
百音聲揚逸今比丘多而不聞聲者
域曰王莫恐莫懅不敢謀王不造逆
害及后貴人惟佛世尊長夜寂然弟
子志學法則靜然願王前覩上妙光
明見佛世尊諸弟子衆意尒乃悅於
是王阿闍世遥見世尊便下所乘屏
棄五事脫王冠幘纓絡寶服幢花翠
羽去蓋收刀步到講堂問耆域曰佛
爲所在荅曰衆比丘前坐者是也威
神光光功德巍巍王前詣佛問訊占
對却住一面觀佛比丘衆悉坐寂定
無量清淨甚深微妙其心欣然叉手
向佛白世尊言佛心寂然微妙無念
弟子亦尒願令我心志于微妙隱定
如是有一童子名曰帛賢白其王言

大王願欲得是行耶王白佛言唯然
世尊願樂衆僧其心歡悅
於是王阿闍世白佛言願欲有所問
儻有聽者乃敢發言佛言便問在意
所欲王言所可供事及諸所欲娛樂
睡眠合聚計挍筭術印綬大臣百官
羣從太史占變知人終始受人恭敬飲
食伎藝或為己身父母妻子奴婢供
養沙門梵志施以上供求索安隱吉
祥之利頗有立於是佛法律得道證
不乎佛言大王曾問諸外異道如是
誼不王白佛言曾到不蘭迦葉所問
所有象馬乘車步行財寶侍從匱藏
力士勇猛大為車娛樂睡眠合會天
人印綬大臣百官羣從太史占變知
人終始所可恭敬有所作為或為己
身求索安隱或為父母妻子奴婢供
養沙門梵志施以上供是我寧得法
律之正入寂然道乎即報我言無有
是也亦無世尊無咎善恩亦無罪福
無有父母亦無羅漢得道之人供養
無福亦無今世後世亦無專行一心
道志於是雖有身命壽終之後四事

散壞心滅歸無後不復生雖埋土藏
各自腐敗恚盡如空無所復有唯然
世尊我問外師以是見荅我心念言
無云何而無罪福報應辟如有人問
柰何類以瓜荅之問瓜以柰荅之不
蘭迦葉亦如是也言語顛倒無有本
末雖聞彼說不以為解
王阿闍世白佛言我復至莫軻離瞿
耶妻所問何謂小處欲處人無因緣
得淨人為有罪福不為無知無見亦
荅我言無今世後世無力不力無精
進一切人得其苦樂若問六以七荅
世尊辟如問柰以瓜荅問瓜以柰荅
此異道人如是在我國內問其所問
以是見荅問其所言不以開解即便
捨去
我復至阿夷耑所問何謂所住處欲
處云何於是法律得至道證荅我言
唯大王他人往問亦作是荅言有後
世復生我問之亦言有後世設有後
世復生世間為有為無如我意想為
有後世或無後世或有人往問言儻
有後世儻無後世或有是或無是辟

如人問李以瓜荅問瓜以李荅阿夷
耑亦如是問沙門得道之證持異術
多事荅我言語無次我心念言一切
王舍城所有異道不能開解除我愁
意當於何所得沙門梵志令解我意
使不憂悒見阿夷耑所說無益便起
捨去
我復至波休迦旃所問何謂所住處
粗問畜生所由於是法律去何得道
證荅我言唯大王其有人得受身者
無因亦無緣無有想亦無貢高積累
賊害於住立而得住處於是得身無
有失者所想知想而自流行謂罪福
善惡其有人所斷截目所覩見無有
諍訟有身壽盡不憂命死彼無有說
是欲我當死及諸天用人故說壽終
沒已於是人間愛欲勞塵天人見欲
其欲及便有五賊六十二種其六十
二種者無種性俱說六十二事與種
性俱無用思想入其八難皆當棄捐
常得增益便得安隱已得安隱常在
於天已在於天便有八十四大念與
幻術俱與微妙俱便起老病苦無有

道人亦無梵志所說如是我戒清淨
又離愛欲於欲已盡常隨逐身辟如
燈然已然其事如是無得道梵志辟
如有人問柰以瓜荅問瓜以柰荅其
波休迦旃如是我問沙門得道之證
通持老病人荅我我心念言問於道
證反以是荅聞其所言不以為悅不
用作解便起捨退
我復至先比盧持所而問之問所住
欲於是法律去何成道荅我言唯大
王人所作教人所當為所斷所奪所
見離見所求皆猒愁憂自推毀瓶甕
離慳貪破壞國城敢害人民煞盜婬
泆妄言兩舌飲酒鬪亂雖犯是事無
有罪殃所布施者無有福報殘害悖
逆作衆不善無罪無福亦無所取所
作無因緣無有至誠亦無質朴縱行
義理善惡無應辟如問柰以瓜荅問
瓜以柰荅比盧持亦如是問行法當
得道證更荅斷絕無有罪福我心念
言何緣如是不以為解即使捨退
我復至尼揵子所問尼揵子何謂得
所住處欲處有人無耶所受罪福去

何為前世事乎學道為得道不荅我
言唯大王一切現人有所見者所得
罪福皆是前世之事因緣愛欲而生
因緣有老病於是學道有因緣想因
生子孫然後得道譬如問柰以瓜荅
問瓜以柰荅我問得道之證反以虛
妄見荅我聞其語不悅不樂即起
捨退
王阿闍世白佛言遍問諸師不得開
解敢問世尊財寶所在處唯以所問
願荅其疑云何寂志梵志於是法律
逮得道證佛告王言在所欲問吾當
為汝事事分別令心結解我先問王
王以意荅之云何大王若有人著好
衣服供侍王以自娛樂其人不樂居
處及本土心自念言阿闍世王是人
我亦是人王以五樂自娛衣服自嚴
不樂本土不懷居處我當立德離諸
罪殃我不如除鬚髮被袈裟作沙門
以家之信捨家為道便受法戒奉行
道禁不煞盜婬不妄言兩舌惡口罵
詈不慈嫉癡於王意何如徃詣王所
自言其人好莊嚴供侍王者不樂居

佛說寂志果經　第七張　潤

處亦不懷土以家之信捨家為道護
身口意不犯衆惡修行十善王柰之
何王白佛言我見其人當歡喜問訊
恭修礼敬供養衣服飲食床卧具病
瘦醫藥佛語王其人未行大法得道
果證王白佛言取其說法佛語王我
與世間為如来至真等正覺明行成
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
師号佛世尊便即說法初語亦善中
語亦善竟語亦善誼慧妙具講清淨
行者尊長者有子聞佛所講說經於
如来法律得信善利自見於佛法中
有大善利即得法忍念念止居家逼
於垢塵其出家者為無罣礙便一其
心止除欲樂盡其形壽奉清淨行念
言我欲棄家財産門室眷屬下鬚髮
被袈裟以家信出道道捨所樂立家
志奉比丘戒二百五十不犯道禁護
得度法行止礼節不失儀撿忽除所
有靖恭畏慎一心平等修習正戒也
遠離於煞不執刀杖心懷慙愧普安
一切不施恐怖其心清淨無所加害
遠離盜竊除不與取樂喜恵施心欲

放捨所思念安常自護已其心清淨
不與不取遠離婬行淨修梵行志于
貞潔消滅濁欲其心清淨不為色惑
遠離妄語不尚虛誕未曾詐殆志存
誠信所住安諦不違世揩其心清淨
不悚欺偽不樂兩舌讒謗敗德未曾
傳說鬪亂彼此和解變諍散除怨害
其心清淨不仇兩舌遠離惡口不好
罵詈每制自在未曾放恣吐不善言
所說柔順無麤獷辭聽服踊躍歸仰
其心清淨曾不罵詈遠離綺語發言
應節無所毀害詳在誼法所說安詳
寂靜無失分別情理其心清淨志不
綺語遠離無黠除去愚心不貪他有
不求人短已身及人常求大止其心
清淨不懷愚癡遠離瞋怒无恚害意
常懷慈心志存善權衆護蠕動著愧
安慰一切衆類其心清淨不懷恚怒
遠離睡眠心習空行常行寂然未曾
安寢欲思見明想欲得起其心清淨
志不睡眠遠離調戲嘲談藝語行無
所著無有卒暴其心清淨志不調戲
遠離狐疑心不猶豫秉意一定在於

劉

善法其心清淨志不狐疑遠離邪見
今世後世信施得福孝順父母尊敬
賢聖奉修善道信人壽命後當復生
得道六通平等之行其心清淨無有
邪見遠離諛諂其心質朴不懐巧偽
不用斤斗尺寸侵欺削人不行繫縛
及與牢獄無毀無望求欲得明其心
清淨志不諛諂遠離男女不樂居家
妻子愛欲省除區疑其心清淨無所
榮冀不畜奴客僕從婢妾不樂治家
其心清淨不妄執事不畜象馬牛羊
不樂畜獸其心清淨不志車乘不畜
鷄鶩狗犬賭豕無所利求其心清淨
不在鷄賭遠離廬館不飾屋宇不畜
田宅園圃果蓏其心清淨不在田舍
遠離金銀高廣之座不樂綺麗茵褥
几筵其心清淨不寢高牀遠離七寶
不畜珍琦捨除玩弄無所榮冀其心
清淨不貪財色遠離花香不樂雜馨
身不芬薰無所希求其心清淨不志
花香遠離非時飯食中節恒以一食
終為期限其心清淨飯不失時犁地
下種莊嚴中間見所為行行沙門事

嚴淨其心光憸憂愁除諸穢害常行
真正節度知足一心在道然後為沙
門梵志受信施食在土地郡國縣邑
所行如法根本常淨莖節枝葉華實
亦淨具足種種清淨其種像如是在
郡國縣邑作沙門遠離是若有沙門
梵志是應食信施所住處善思念其
人行常如應若有沙門梵志所在受
信施食所止住處所行不應求索飯
食挍計合會求索香華衣被牀卧藏
去珎寶求索其處沙門道人皆遠離
是若有沙門梵志食信施食坐高廣
猗牀處於寶牀所行求應座挍揄遊
采畫文蓐錦繡若好繒綵驚起毛竪
執持幢拂乘為車馬志求好食常在
名色沙門道人皆遠離是若有沙門
梵志食信施食沐浴自在所行不應
所行斷絕香華自薰求索供養不以
道理手執刀盖挍以真珠瓔珞辟腕
頸脚身著白淨衣服短截樹木如此
住行沙門道人當遠離是
若有沙門梵志受信施食自綺其身
所住之處其行不應闘象牛馬鷄羊

劉

犬豕闘亂於人男女大小往觀戰闘
及衆大會如是之行所可求往沙門
道人遠離如是若有沙門梵志受信
施食自莊嚴身所住以非其行不應
但行聽爲聲羣馬車行人牛羊撾鼓
妓樂歌儛調戲話語如是之法異道
道行沙門道人已遠離此若有沙門
梵志受人信施食行樗蒲博戲所住
非法其行不一便共競諍鞬撅挽揄
君犢塞推盧如是之行非法所住沙
門道人已遠離此若有沙門梵志受
信施食常共闘諍違捔言語所行非
法所住非法其行不應此為是法是
為非法是不如是是為一法不如卿
語我所行法汝所為不應我所為應
汝有因緣我無因緣汝自前住在後
妄語我得卿勝卿無所種但行衆惡
當見危害我得度脫卿見棄捐不得
自在如是諍訟非法之言沙門道人
已遠離此若有沙門梵志食信施食
生共嚽語其行不應王者云何盜賊
云何戰闘云何飲食云何衣被男女
大小云何說世事因事好事如是之

像非法之言沙門道人已遠離此沙
門梵志受信施食妄說非事其行不
應說王者婆羅門事說樹木人事說
國事於此彼當如是彼國當有是此
人當往彼彼人當来此如是句所言
非法沙門道人已遠離此沙門梵志
受信施食而行諛諂所為非法其行
不應坐共語言是為得利是為棄折
治生賈販財物之人如是諛諂非法
之事沙門道人已遠離此沙門梵志
受信施食學修幻術興起邪見說日
之恠逢占觀相妄語有所奪學品術
處度術所學呪欺詐術乾陁羅呪孔
雀呪雜碎呪術是異術欺詐迷惑如
是之像非法之術沙門道人已遠離
此也沙門梵志受信施食學迷惑呪
欺詐之術觀人面像星宿災變風雲
雷霧求索良日夏月之時某聚落當
雨不雨其地當吉不吉說國王事如
是之行非法之術沙門道人已遠離
此沙門梵志受信施食學有若干種
非取之法畜生之業處方行藥住在
所欲令人短氣吐下淚出動人血脉

奎

志不忠正說欺詐術占安隱事如是
之像畜生之業沙門道人已遠離此
沙門梵志受信施食所行非法以斷
饋口說嫁娶事其有居跱某舘某舍
某堂懷軀某堂嬿處某有宮殿為精
進行某有堂舘無精進行說王者離
事如是之像畜生之業沙門道人已
遠離此沙門梵志受信施食作若干
種畜生行邪見之業有占相珠寶牛
馬居家刀刃所見相男子女人大小
如是之像邪見之業沙門道人已遠
離此沙門梵志受信施食或有婬妄
之本行非法業無智之事自以為智
卜問行符呪如是之像邪見之業沙
門道人已遠離此沙門梵志受信施
食或見善或見惡豫說米穀當飢貴
當平賤當有恐怖當有安隱當大疫
當死亡如是之像邪見之業沙門道
人已遠離此沙門梵志受信施食說
某國王戰鬪當得勝某國王當不如
某國王當出遊觀他國他國王不得
自在此當得勝彼當敗壞此王象馬
六畜車乘多彼王象馬車乘少如是

之像邪見之業沙門道人已遠離此
沙門梵志受信施食共說日月順行
日月差錯星宿順行星宿差錯日月
運行遲疾不順當有災異無常之變
日月當蝕或雨霜雹或當霹靂如是
之像邪見之業沙門道人已遠離此
沙門梵志受信施食便說日月是故
順行以是不順行星宿順有因緣不
順亦有因緣有所罣尋變恠日月西
行或言東行或言當蝕又去何不蝕
當雷電霹靂如是之像常見證驗沙
門道人已遠離此是謂賢聖我弟子
沙門以是奉賢聖戒品行知止足衣
取蔽形食裁充口所遊至處衣鉢隨
身無所顧戀辟如飛鳥飛行空中兩
翅隨身比丘如是奉賢聖戒心知止
足無所希望一曉節度其行安隱盡
行安詳視眄觀眄不失儀範屈伸
進止依法從宜坐起安雅行無所壞
持是戒品第一知足根門寂定心在
安跡諸根不亂守護其心救使無想
在道目見好色不想求以為好斷截
所愛奉行善本其心內住遠離內色

守護眼根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更
不以想求亦無所著除諸不可棄瘵
愚癡斷不善法其意內住救使不亂
令心根定其比丘奉是賢聖戒第一
知足其心寂定礼節根定於內無起
而行安隱閑居寂然山藪避猥巖穴
野處身無其中離世無點心念無想
不貪他有不起愚癡不侵亂人常行
慈心其意清淨無有癡想所在遊行
心無所著使善安隱譬如有人遠行
求利經過惡道得度嶮進多獲盈利
無所遺亡供給妻室男女親族其人
自念心甚歡喜比丘如是遠離愚癡
其心清淨無有垢濁已除恚害喜悅
無穢譬如有人得疾著牀連年羸頓
後日得愈安隱有力飯食消釋心自
念言我本委厄今得除愈比丘如是
除瞋恚心熟自思惟心亦歡喜譬如
有人為他下使羈縶作役終無休閑
不得自在然後得免脫為良民心自
念言我本屬人今得脫出心亦踊悅
比丘去疑心無猶豫立在清淨欣喜
踊躍譬如有人拘閉牢獄楚痛苦毒

然後得出心自念言我本幽閉今巳
得脫亦自僥愛比丘如是除去狐疑
心淨無瑕歡喜比丘除不正心正心
無瑕想清淨其志譬如有人遺值穀
貴恐怖飢餓得濟安隱救攝其命值
得豐殖穀米平賤遂豫無畏心自念
言我本飢匱危困難言今得飽安心
亦歡喜比丘如是除不正心無衆想
行却本清淨無疑心除五蓋遠塵勞
心力得智慧而脫衆厄刑獄飢餓巳
去愛欲衆不善去有想有行寂而清
淨行第一禪譬如有人入水洗浴清
潔無垢度在岸邊心亦歡喜比丘如
是寂然獨處安靜喜悅觀視一切身
本所起觀無有身普觀無根心用寂
然喜悅安隱第二一心彼以是定其
心清淨寂然住立得無有異愛欲以
善行第二一心復以是身得三昧定
盡除去想行內以具足所念安隱為
歡喜安隱以無量尋觀視具足無有
身類咸無所與當定欣喜譬如青蓮
芙蓉蘅華生於汙泥長養水中雖在
水中其根莖華實在水無著亦无所

劉

汙比丘如是於是身與三昧安隱歡
喜彼以是正受之心至于堅住得無
有異清淨其心無有欲塵第二一心
彼以是心身安隱意定安隱無著設
無有身普觀遍無所有亦不復歡喜
安隱不亂辟如有山完具無缺廣普
無邊東方風來而不能動南西北風
亦復如是所以者何其下根堅不可
動故中有流水清涼且美無能汙者
用依山故流滿具足周普遍流无所
不至用水清淨之故比丘如是於是
觀身無所愛樂所倚安隱其行具足
觀視無身尒乃普見彼以是心安隱
之行清淨無瑕堅住無異除去愛欲
無苦無樂當行第四禪一心辟如有
人月七八日者新衣服首面悅懌觀
視其無有裸形欲著上好妙衣之故
也比丘如是身行清淨其心無垢歡
喜得度行無所處不見有身普觀無
處用心清淨無有衆穢辟如郡國縣
邑不遠有大講堂有人在上然火然
明其明等炤不高不下風不能滅鳥
不能覆及餘衆類不能翳明堅住不

動比丘如是其心不乱堅住不動已
得空淨比丘作是了知已得正受其
身寂然是四大身從父母生䰟神所
依棄身不樂常立身心是可患猒不
復更受使心無色除去一切形類身
諸有種不失根本立身心化現諸身
具足衆好無所缺減辟如拔草木根
株明者見知如拔根本不復更生比
丘如是曉了如此其身所有見有名
色四大合成從父母生衣食所養為
虛偽覆有何堅固為摩滅法䰟神所
依使住不乱亦不動揺我當立身心
化現衆身無有色心具足形容諸根
無毀從三昧起化若干身形容具足
辟如有人出篋中虵明者見之知為
四虵之篋比丘如是曉了如此是有
形之身依所溫煖四大合成從父母
生䰟神依之當立身心變現衆形无
有名色具足形容諸根無缺從三昧
起化無數身辟如有人從鞘拔刀明
者見之是鞘中有利鐵刀令拔出耳
比丘如是曉了如此普觀其人化無
數形衆好具足令不缺減

比丘以是三昧正受其心清淨無有
瑕穢除去塵勞柔濡无欲堅住不動
神足之慧已逮得證神通之慧心無
增減其行平等尊大自在心念無畏
以一身化無數身無數身還令為一
獨立現變若干之慧出徹墻辟而無
㝵跡辟如飛鳥遊於虛空出無間入
無孔入地無㝵如出入水經行水
上辟如履地在虛空中正跏趺坐如
飛鳥雲於是日月威神廣遠以手捉
持而捫摸之變身上至第九梵天辟
如巧黠陶師調和其泥摸好摸像埏
埴作器無所不成比丘如是得神通
在所變化至于梵天辟如調爲馬師
調諸爲馬皆令成就比丘如是神通
變化身至梵天辟如金師所鍛工巧
取紫磨金作辟環瓔璅印步耀勝隨
意恣成比丘如是神通變化身至梵
天比丘持三昧正受心淨無瑕至于
證智逮得神通心無所著眼能徹視
見天上天下善惡所趣耳能徹聽聞
諸天人所語及蚑行喘息人物之聲
辟如達士丈夫吹大鳴蠡立大臺上

佛說寂志果經 第二十張

盡力吹之其聲四聞比丘如是道耳
徹聽諸天人善悪所歸皆悉聞知用
得道證神通普徹知他人心所念善
悪有欲無欲有怒無怒有慈無慈有
癡無癡有黠無黠有塵勞无塵勞
得道證不得證乱心静心進者怠者
功德智慧有量無量皆悉知之辟如
郡國縣邑不遠有大棚閣若高樓人
住其上見無數人行来出入智者見
之觀出入者比丘如是見他人心所
念善悪是非普及一切世間形類
佛言其比丘得神通者念過去無央
數世事慧心癡心見一世十世百世
千世万世千万世無數世往来周旋
天地成敗是人本生彼来生此其所
在處土地名字種姓名色長短好醜
善悪彼没生此此没生彼悉了知之
辟如有人從此聚落到某聚落坐起
言語卧眠不語從彼聚落来還至此
坐起言語經行皆識見之比丘如是
識知如海見過去無數世事佛言比
丘得神通者其心清徹道眼洞視過
於人本見人没生善悪好醜歸善道

惡道是人身行善口言善心念善正
觀無邪見緣是之本壽終得生天上
是人身行惡口言惡心念惡緣是之
本身死之後墮惡道中辟如有人住
高樓上視行人往来出入及坐歡喜
悲哀比丘如是逮得神通道眼徹視
清淨無瑕見去来事
佛言比丘逮得神通諸漏已盡慧證
三達不以戲疑解知苦習盡諦道諦
除流無流無有癡心志見其本深諦
無異見知如是已度欲漏所有癡漏
其心淨脫則度脫已度智具足生死
已斷已逮梵行所作已辦知名色本
佛言大王是為現在沙門道果於是
摩竭王阿闍世起坐稽首佛足自首
悔過唯願世尊原其罪釁辟如小兒
愚癡無智迷惑失志無有善權佛為
法王一切父母常立正法救迷立法
無怒害陰盖今若更生願世尊受身
歸命自見過惡更受勑誡懲改既往
修順将来佛言大王如仁所言實如
小兒愚癡無智迷惑無權害其父母
命今歸法王為得更生自見罪過於

是法律為得善利不為有損時王阿
闍世叉手向佛唯願世尊受我供施
及比丘衆時佛默然即已受請王知
受請其心喜躍繞佛三匝稽首而退
時王既退去佛不遠告耆域童子卿
之於我多所饒益令吾詣佛啓受法
誨得覲世尊免吾罪尤令重咎微輕
佛告諸比丘王阿闍世已得生忍雖
害法王了除瑕穢無有諸漏已住於
法而不動轉於是坐上逮塵離垢諸
法眼生王還歸宮即夜設百種飯食
餚饍精細明旦往詣佛所稽首佛足
白佛言時以到願尊自屈佛即與比
丘僧俱眷屬圍繞往詣王宮佛衆坐
定行澡水訖便布飯食手自斟酌食
澡畢竟王取小檎而坐佛前聽佛說
經王白佛唯然世尊願受我一夏之
請於王舍宮供養所乏及比丘衆當
為佛立五百精舍令千二百五十人
寢息有所倉庫米穀中宮小大當進
所供養佛言大王喜悅則所施具足
前已受舍衛國長者須達之請一夏
矣王白佛言彼國長者為得善利佛

天中天先受其請故時佛為阿闍世
王說法令心開解佛說偈言
有作火祠者　一切自謂上　王者人中尊
海為衆流夲　星宿中月明　日者晝垂光
上下所往来　所事謂萌類　天上及世間
佛道為冣尊
佛說經已王阿闍世諸比丘衆諸天
阿須倫聞經歡喜作礼而去
佛說寂志果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